# 傷寒論後條辨

# 傷寒論後條辨卷之六 一名直解

新安程應旄郊倩條註

男 廷瑚展夏
廷璉殷玉 校

## 辨太陽病脉證篇第三

傷寒之名統言之耳天令有寒暄之不齊受於人遂有寒溫之不一寒溫二氣之乘人皆必挾有風邪腠理無風則不入也此風爲邪風與風傷衛之虛風不同邪風猶云邪氣也風之爲溫亦與冬傷於寒至春發爲溫病之溫不同彼則發之於內故不惡寒此溫挾表而入兼見惡寒即不惡寒亦微

惡風、若寒自寒、溫自溫、各行其道、寒之閉藏者遂其閉藏之性、溫之疏泄者遂其疏泄之性、自無乖證、何難處治、唯二氣有交錯之時、則陰外閉而陽內鬱、煩躁自此生矣、原其煩躁、皆因汗不出、而其汗不出、皆因寒邪外壅、而閉熱於經、此證非汗不可、而此證又非桂枝麻黃二湯之可汗、故不得不另剏出其脉與證、以定主治之法、此大青龍湯之所由設也、見此病非此法不治、而此法又不可誤及他病之似是而非者、故立法關防、層層洗剔、欲人從煩躁渴熱處辨及真假、辨及虛實、則以之治

瞤音絹動也又音動

寒熱交錯之病不難。以之治寒熱不交錯之病甚無難矣。太陽一經。虛實互因。寒溫異氣。合前篇條而讀之。標本了然。方可以之治傷寒也。

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以眞武湯救之。

煩躁非中風之證。而曰太陽中風者。溫得風而從陽熱化氣在衛分。卽爲邪風也。若云傷風見寒則論中所云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傷。骨節煩疼。當發其汗者。何以祇言骨節煩疼而已。陽邪在

不汗出而煩躁、總是陽氣沸鬱而不得洩之故、

衛、而脉則浮緊、證則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明是陰寒在表、鬱住陽熱之氣在經、而生煩熱、熱則併擾其陰而作躁也、煩躁須汗出而解、汗劑無如麻黃湯、然而辛熱之性、散寒雖有餘、而壯熱則愈甚、一用之、而斑黃狂悶之變、隨汗勢而燎原、奈何、故加石膏於麻黃湯中、名曰大青龍湯、使辛熱之劑、變爲辛涼、則寒得麻黃湯之辛熱而外出、熱得石膏之甘寒而内解、龍升雨降、鬱熱頓除矣、然此湯非爲煩躁設、爲不汗出之煩躁設、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雖有煩躁證、乃少陰亡陽之象、

全非汗不出而鬱蒸者比誤服之遂有厥逆筋惕肉瞤之變故復立真武一湯救之特為大青龍湯對峙見一則救不汗出之煩躁興雲致雨為陽亢者設一則救汗不收之煩躁燥土制水為陰盛者設煩躁一證陰陽互關不可不辨及毫釐也

形作傷寒其脉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脉浮解之當汗出愈

由前條觀之大青龍不可誤加於脉微弱汗出惡風證明矣然證與脉之間不細細剔明又或有當用大青龍湯而不敢用之以致當機失事者如其

此條與桂枝二越婢一條同有弱脉只從不弦緊與弦緊分汗制之輕重

人形作傷寒。凡前條中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之證備具。但其脉較之前條。不弦緊而弱。不弦緊即弱字注脚。一反一順。非兩層言。脉浮則同。但不弦緊耳。明是指陽浮而陰弱之經脉也。傷寒而見風脉。熱傷氣也。則亦同屬寒邪外壅而鬱熱於經之病。自應同屬大青龍之治。所可狐疑者。前條有脉微弱不可發汗之戒耳。不知不難辯也。前條之弱曰微弱。微者。陰脉也。此之弱。不弦緊之弱。仍陽脉也。陰脉之弱不必渴。此之弱者則必渴。渴即上條煩躁之互文。但稍有微甚不同耳。陰脉之弱。植

躁而不渴自可渴此之弱即不煩躁亦必渴不可渴被火者必譫語其驗也陰脉之弱亦令人形作傷寒却不發熱此之弱則發熱所以然者陰脉之弱者微此之弱者脉浮故也解之當汗出愈以大青龍湯有石膏滌熱故云解之復有麻黃湯發汗故云當汗出愈前條出方此條出治亦互文也亦以見大青龍之爲解劑而不同桂枝麻黃之汗劑也或曰此條仲景既未明言從前又無人指出子何所據而強作解事余曰只據本文云解之當汗出愈必非不用表藥可知條中形作傷寒豈非麻

黄湯證乎。而脉弱。可用麻黄湯否。脉不弦緊而弱。豈非桂枝脉乎。而形作傷寒。可用桂枝湯否。無已。則桂枝麻黄各半湯爲宜矣。而條中有一渴字。可純用桂麻辛熱之品。以重奪其津液否。况弱脉不渴者多矣。而於渴上着一必字。渴證可用辛熱發散者。唯小青龍湯中有之。然已先標一語曰。心下有水氣。故一條則曰或渴。一條則曰發熱不渴。服後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明其爲水氣作渴。與煩熱之渴無干。故辛熱可愈耳。若此條之必渴者。即不欲用大青龍。舍大青龍其誰歸哉。傷寒論一書。

仲景立言定法。多在無字句處。而今人徒索之於字句之中。即在字句中者。又不善索其字句。固知傷寒論一書。死於斷章訴義之手者多矣。

九八

太陽病。脉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用大青龍湯以治寒溫合病。如前條之層層洗剝。當不至於當機失事矣。而當機失事。又往往有在洗剝之外者。如得太陽病。其人已受陽邪在衛矣。而脉則浮緊。證則無汗。發熱。身疼痛。亦純是陰寒

之邪閉固在表胡爲不生煩躁以其人不惡寒陰
邪固淺陰邪淺則陽邪不甚鬱遏故不生煩躁迨
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則陰邪之閉固者當解
不解自致陽邪之鬱遏者不甚而甚煩躁未見
然既無惡寒證則亦宜避大青龍湯發汗之法自
無後慮奈何當機失用所云服藥者必辛熱之藥
非辛涼之藥也微除者陰寒爲陽邪所持不能盡
除也陰寒微除陽熱自爾愈盛是故久遏之陽氣
因辛熱而勃升其人發煩者陽氣怫蒸也目瞑者
陽氣搏及營陰也劇則衄者陽氣不止搏之且逼

指知陽氣重出八九日所鬱而然衄身則解者陽氣解也無復發煩目瞑證乎究竟汗仍不出而發熱身疼痛太陽證尚未除故仍主麻湯

百九

九

及營中之血而逆上也。雖不服大青龍至於如此。則亦幸而衄耳。衄則熱隨血出而外遇之陽有其出路。不解而自解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此二句總結上文。釋服藥微除之誤。非釋發煩目瞑劇衄之故。因曰麻黃湯主之。承其下見陽邪得解而唯微除之陰邪未盡除。而今乃可主此耳。前此非麻黃湯證。而大青龍湯證也。假令服大青龍湯不唯無發煩等證。併今之麻黃湯亦可不服也。

太陽病脉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夫同一大青龍湯也。不當服而誤服。既有厥逆筋

例此以明上條衂後仍用麻黃之故與後愈不愈在陽氣通不通上分經、

陽內閉之變、當服而失服、又有發煩目瞑劇衂之變、後人遇寒溫互見之證、將安所措手乎、曰大青龍湯為寒溫二氣互膚而設、若其間有偏輕偏重、則閉者不致重閉、過者不致允過、熱無所迫、大青龍湯不必用也、如同一太陽病陽邪在衛者、與前條無異、但脈雖浮緊、而證只發熱無汗、不煩無躁寒、且無身疼痛、陰邪較輕可知、陰邪輕、則雖欲行閉固、而陽邪不受其閉固、既不獲於膚腠中尋出路、自當於空竅中尋出路矣、一自衂而陽邪得升陰閉亦解、以營主血、故也、緣未衂之前、大青龍之

證尚未全故既衄之後麻黃湯之藥可勿投也

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可見寒溫兩中之證受邪自有淺深於其見證處察及根源大青龍自無誤主矣故不妨且丟去寒溫兩中之證而重拈一寒傷營之證以對勘之知傷寒自有傷寒之治兩中自有兩中之治初不以證爲異同也如傷寒者寒傷營之病也而脉更浮緊毫無陽邪夾雜可知此際須傷寒例用傷寒藥發汗誰人不諳萬一不發汗因而致衄則疑端生矣以前一條誤用辛熱而得衄此一條得無束手

太陽病爲陽邪陽邪衒衄知其解已必洪滑而來傷寒爲陰邪陰邪得衄知其凝已必濇濇而濇

大抵傷寒見衄者由其人營分素熱一被寒閉營不堪遏從而上升矣

以次一條得衄而勿藥此一條得熱因衄不知前一條以陽邪激動妄行而作衄失在誤用辛熱此一條以寒邪壅滯循經而作衄失在不曾用辛熱次一條之衄熱尋出路而邪已去辛熱無所用辛涼亦無所用此一條之衄寒閉營分而邪正深用辛熱則曰宜用辛涼則曰謬然麻黄湯爲寒傷營之主劑雖衄證同於寒溫兩中自不能游移焉借彼治此此不能游移焉借彼治此其不能游移焉借此治彼可即傷寒之一證例推之矣或曰傷寒之衄不可用於寒溫兩中矣何以前一條亦有麻

黄湯之主、豈前條非兩中病乎。目前之麻黄湯、蓋主於衂解後、爲熱邪已出、而唯剩表寒未除、故主此以徹其餘表、原是治傷寒、非是治兩中也、况云衂乃一日必衂、一日自衂、一日因致衂、只於必字自字因致字上着想、便知衂之來太路、知衂之來太路而三者病之來太路并狀於胸矣、凡傷寒初起、但不惡寒、便知夾濕溫少寒多、一得衂則熱隨衂解、所未解者寒耳、故可用麻黄、衂未解之先、雖不煩躁、亦大青龍湯證也、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

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合前數條觀之大青龍之主寒溫兩中也首出其正治與誤治次出其暗相綰合之治而又次出其失治與勿治諸證歷歷可無疑矣猶慮人不能盡脉也更出一寒傷營反勘之治病情盡此矣但寒溫兩邪所中互有淺深而人之營衛受之各有強弱既不可以大青龍湯槩而治之則隨證定法務使權衡劑量不失銖黍方為至當如大陽病而發見發熱惡寒知非形作傷寒之病而風傷衛之病矣邪風在衛所以煩躁而渴之熱證多形作傷寒

無陽猶治衰衛之也以此二字斷斷不書青則不可認作從汗計大青龍言耳

之寒證少也兼多寒少已非大青龍之證顧其脈尤非大青龍之脈其脈微弱則衛陽原自衰乏可知一旦邪陽來乘正陽爲其所奪雖不兼首條汗出惡風之微弱然此之微弱亦是無陽也邪陽盛宜汗正陽虛不可更易他藥如大青龍湯者發汗唯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加減始終之蓋用桂枝二之甘溫酸使正陽得以補收獲哉用越婢一之辛甘寒使邪陽得以中外分散此未嘗非大青龍湯之變裁而用之而主治不同者何也有桂枝湯斂戢正陽爲主則越婢一中之石膏不過取其陰涼

之性、女奴畜之、非如大青龍湯之可以匹主也。然之佐麻黃湯而為邪陽鬱熱煩者、卽用之佐桂枝而為正陽傷津液、既從之而令其如叙復隨之而令其如此驅遣唯其、而左右供職、故曰越婢也、合首條觀之、首條而下、當是傷寒夾濕、故稍實者多、自此條而下、當是中風夾濕、故稍虛者多也。○據云熱多爲兼首條之煩渴證、從何見之、曰次條既有弱者必渴之文、而越婢中復有石膏之主、豈有無陽證不煩渴而用石膏者乎、石膏為陽明去邪熱藥、却為清肺之佐、夫肺者氣化之所從出歟。

凡証無汗而脉微弱則桂枝湯恐非宜太陽證復大汗一出則[illegible]後[illegible]斷[illegible]能發尽邪陽所云欲表邪風者桂枝湯主之是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湯、

此接上條來、桂枝湯、即桂枝二越婢一湯、以前條有不可更汗之語、而麻黄石膏俱婢觀之、故不重及耳、服前桂枝湯、得大汗出、則邪陽得發可知、微弱之脉、轉洪大、則正陽得復可知、但大汗能出、邪陽亦恐能虚正陽、洪大爲復正陽、亦恐爲壅邪陽、仍用桂枝湯爲主、而配越婢湯半、如前二與一之法、然後大出之汗、乃復斂、洪大之脉、始得平、若服前桂枝湯、而形如瘧、日再發者、必其未得大汗出、

形如瘧日再發者邪欲出而表氣羈之常法脈已洪大汗未得耳

也。故正陽欲復、邪陽欲出而一二分之表邪尚羈之、但使汗出、則必解矣。宜用前桂枝加麻黃湯二、配以麻黃湯一、乃爲合法也。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又如太陽病得之八九日、正邪勝復之關、在此時矣。乃作如瘧狀、發熱惡寒、邪雖變動、而熱證仍多、

太陽病至熱多寒少作一點下面分三脈微緩為欲愈者此脈陰陽為和平脈則皆愈也脈微而惡寒者陰陽不足陽孔往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是為虛邪面色反有熱色者正邪分爭往來寒熱是為逆邪二者但往微衛上分於後而惡寒是寒熱未作解之脈

寒熱仍少此則稍平陽氣主持而邪二三分寒邪也陰陽消長之際不慮邪氣轉盛反防正氣先虛必須細細察之如其人不嘔不利脈復微緩而寒熱日二三發此陽氣已經外向陰邪欲退不須治也恐誤治傷陽反生他變若脈既微矣而又惡寒與脈浮緊之惡寒不同矣此表裏俱虛以致邪戀不去雖使熱多寒少只宜養正助陽不可行汗吐下攻熱若反面色赤熱者是陽已浮而外薄僅為微陰所持故解而未欲解致有此如瘧狀所以然者以未得小汗以宜助陽氣數陽氣雖不內發却

怫鬱於肌膚身[illegible]其[illegible]也陽不由擾則亦無容當
伐其陽大青龍湯不中與也宜以越婢之桂枝湯
合以麻黃湯更前二與一之法為各半法得營衛
清徹而小汗出則邪去而正不傷發中有補矣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
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
宜桂枝湯

況熱證乘虛者多雖有可攻之證尤須斟酌傷寒
不大便六七日宜屬裏矣而其人却頭痛欲攻裏
則有頭痛之表證可疑欲解表則有不大便之裏

證可疑表裏之間何從辨之以熱辨之而已熱之有無何從辨之以小便辨之而已有熱者小便必短赤熱已入裏頭痛屬熱壅可以攻熱宜加承氣湯於桂枝二越婢一湯中則不但大便通而頭痛亦止其小便清者無熱可解熱未入裏不大便祇屬風秘仍須發汗遵前桂枝二麻黃一湯發其汗得汗則頭痛止而大便亦通但頭痛在六七日上陽邪已經壅久而又與不大便兼見則雖頭痛止後其餘熱未能盡徹也必見細證清其餘熱然不能變更前條所加越婢之桂枝湯也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以前法治前證風寒兩得解不必言矣猶恐二邪交錯已久而營衛中之氣液不無被耗雖對證施治病不應藥則前方又不能無增與減也如審其人小便清服前桂枝湯如法治表矣表治則不唯頭痛已必無翕翕發熱無汗之證又或審其人有熱服前承氣湯下之如法治裏矣裏治則大便得下必無心下滿痛小便不利之證乃其人表裏之

無丹而小便不利起弱明 [illegible]

邪而不解○而反有增證何也○緣邪擾多時○中氣必虛○中氣虛○津液必少○更加辛熱耗之○則中氣愈虛○而津液愈少○邪乘虛擾亂○復瀰漫耳○夫前湯中辛熱唯桂○桂行主令○雖有麻黃之發表○石膏之清裏○終無能以婢職擅主權○但取本方去其桂○而以茯苓白朮加之○換去主人○而麻黃石膏乃得行發表清裏之功○主人既換○而佐使有權○何邪之不服哉○風溫之兼寒○邪則唯貫貫無變動○溫之兼風○邪乃爲○虛○虛○則傳變不常○故只此桂枝二越婢一方○而自始至終○調停斟酌○不能率情任意有如此者○

汗出煩渴証、至此條方有出入不同也

唯至此方示不更於微更之中大青龍漸有變替之意矣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前條雖革去桂命而一時輔佐供職如舊只有茯苓白术條借來之客猶不失大青龍之規模也迨至陽邪獨擾而成功者退矣如前此服桂枝湯大汗出後此時邪陽雖退正液亦耗加以大煩渴陽神雖復而熱邪勃起不唯不解而脉轉洪大是始之寒溫兩感者一變為寒溫兩停稱之寒溫兩停

者再變爲熱多寒少今此則熱多寒少者三變爲有熱無寒大煩渴而脉洪大温病之真面孔全露矣火炎土燥金燥水枯不得涼飈安能退焰此際之大青龍不唯桂枝麻黃窠身無遁而若杏仁若芍藥皆在告閒罷老之列正位中宮不得不陞起石膏之煤適以承乾矣以煤從煤僅存甘草一味其餘汲于族之彼以接援則用知母倚母族之貴以薆藏則用粳米人參雖前條生津助液之茯苓白朮且防其以客侵主葦去不用而況其他乎斯則虎聲一嘯而大青龍之全局盡翻矣

結在裏表氣
迫逆於外而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石膏爲大青龍湯中之卿而能斷大青龍之局者以大青龍之桂麻能亡津液而石膏亦長在金津液以金津液而得白虎之名則自汗後而誰之下後吐後皆將類白虎爲資生聖藥之所敢卿當之哉又如傷寒病吐下後七八日不解津液之明消而暗耗者不知凡幾消耗極而熱乃結熱結在表則身發熱而時時惡風以風因熱結而併往也熱

滿乳芴水氣
人身以剝之

可以尊而尊之令其呼息而爲慮不至誤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白虎能翻青龍之局矣又豈無可以翻白虎之局者乎顧白虎之翻大青龍原從大青龍裏半邊翻出今欲翻白虎之局者亦只從大青龍表半邊翻入翻之可無誤翻也如傷寒表不解只應見表證而已而無奈心下兼積有水氣水氣不止於飲而飲亦其一也水寒相搏則不止僅見表證而已兼見裏證水氣壅而上逆則乾嘔發熱而欬水氣內

水因從北出而水之氣從升發以貫在肩脇者胸溫熱令心下有水氣但見喘欬便知肺氣逆住皮毛不在表之寒寒解不解

漬、而傳走不定、則有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而或喘之證、種種諸邪、似乎陰陽夾雜、大青龍湯中、不妨容姆、不知推原於水氣、則陰邪固陰也、而其似陽者亦陰也、寒與水兩陰相搏、表裏分解之不暇、豈容一姆從中伺釁鬪非、唯以小青龍湯外散風寒、內滌水飲爲主、於大青龍湯中華去石膏、不容比昵、而所換內外奔走者、若細辛、五味、乾薑、一皆陽神供服役、先斷去白虎中之關隘、其局不亂、而自亂矣、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

賁音焚
僨也

凡久嗽即無水氣亦只宜溫藥中加鹹寒藥飲之令爲不安故也

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小青龍湯所主持用事者一皆辛熱甘溫之品以此治中外俱寒之證誰不曰宜顧中寒者類多外熱證下寒者類多上熱證主之與客真之與贋其間稍有模糊恐女婢柔媚蠱惑易生不無退而復進即本婢不致專能而拔類而升者不日卻母貴極即日花粉玄參羣陰用事不到亡陽而傾國不止噫可畏也爲石膏所迎人意者然如欬喘熱渴諸證而諸證中在渴之一證尤易信任不知此諸證皆小青龍中所當不能卻之證也如傷寒家不

條中發熱二字但該及表不解表病而裏不和汗液停于心下是爲水氣

必如前條之表證悉具。但心中既有水氣。其人必欬必微喘。必發熱。猶曰此大青龍湯所兼見之證。尚可無慮。一或服湯藥治傷寒。而遺其水氣。則前此不渴。而今反渴。白虎之證。忽爾闌入。青龍局中。不具剛克之力。誰能當機斷割。須明白寒去欲解之故。而後知水氣之渴與白虎湯中之渴。不特寒熱各殊。亦且燥濕迥異。蓋前此之不渴者。寒持其水也。寒去欲解則未解者。獨水氣也。水來心下。心火必浮。金匱要略所云。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此其類也。小青龍湯主之。不治渴。而專治水。水去。而

渴自解矣只一渴證而青龍白虎兩局幾幾乎以客混主以贋亂眞況其間變證發熱復有大青龍證淆雜而與人以難辨哉然則欲翻局者須將全局和盤打審經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如此方不落入疑似證阱中耳

三百十四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小青龍湯發之

所云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者何也如大青龍證白虎證脈皆浮然而一緊一洪大而滑而此則脈緩大青龍證身疼痛而此則不疼白虎湯證身不重

太陽濟方不為汗下激誤而設者如麻黄桂枝五苓

而此則重此水氣之脉與證皆彼二證之所無也無者求之而乃得其所以異矣又須求其所同何謂同心下有水氣之證太陽所有者亦少陰所有有脉緩雖同而彼沉此浮不同身重雖同而彼并四肢沉重疼痛此但重乍有輕時不同此所謂有者求之也求之知爲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矣而在水氣中又無少陰證然後小青龍之所主者乃爲確當不易耳緣少陰心而有水氣法在溫經鎮水故用真武湯此之心下有水氣法在散邪滌飲故用小青龍曰發之者言小青龍所以不同於

師曾以及此篇之大青龍白虎等證不繫之以脉小青龍一方間是別門立戶然有出涯所不出脉理故以此辨其彀訣、

真武者。以其中多發之之一法耳、以此悟仲景審證定法立方主治。俱從三四路。與前後際。遙映側照中、責取出來。所以小青龍。自不至以疑似者誤入白虎、白虎證自不至以疑似者。誤入大青龍。緣緣人細使六經可以分、可以合。神機妙算、布置無遺、蓋醫門中之指南書也。神於法矣〇小青龍為方本俱作大青龍、余幼讀古本。實是小青龍。觀條中脉證。總非大青龍病。宜世人有傷風見寒之說近幷得友人張路玉一訂其訛。喜其先得我心、不止孫吳之脗合也。

見厥陰條、厥而心下悸者用茯苓甘草湯治水用知此條之渴與不渴有陽水陰水之別有水而渴汗患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夫水氣作渴與熱蒸作渴不同、其治者以寒溫各別也、不知太陽水氣作渴、更有表分裏分之不同、如傷寒汗出而渴一證、雖不慮其混入青龍、正恐其混入白虎、若屬津液不下行、以致陽邪上壅者、則五苓散證、水則從表裏以別青龍、以其爲膀胱本經之水、非客水也、熱則從上下以別白虎、以其爲膀胱畜熱挾水氣上升、非肺胃鬱蒸之熱也、主治不可或誤、至若渴與不渴者、則陽虛便防陰盛

動氣升騰有水不歸而汗漏陰液失統茯苓甘草湯用桂薑术行陽以統陰者陰抑水也

此汗近於魄汗其中伏有厥逆筋惕肉瞤之證故用茯苓甘草之甘以益津液而補心以桂枝生薑之辛助陽氣而行衛陽水氣則同而邪漸向陰則熱從寒化前法俱在範圍之外矣二證俱有小便不利證而熱畜膀胱與寒畜膀胱虛實不同則又從渴與不渴處辨之蓋法中旁及其法也

傷寒脉浮醫以火逼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由首條至此合而論之大青龍湯之主治為表寒裏熱者設也白虎湯之主治為表裏俱熱者設也

小青龍湯之主治爲表裏俱寒者設也熱苛犯本則佐以石膏寒苛犯本則佐以茯苓甘草是釋熱爲真熱寒爲真寒故白虎與青龍雖各行其所偏而總以補大青龍之所不逮乃其間有煩躁一證最易爲大青龍之賊以其似是而非也緣未經汗吐下誤鍼之煩躁大都爲實爲真已經發汗吐下燒鍼之煩躁大都爲虛爲假如傷寒而見風脈表虛可知乃以火劫之汗乃大出而亡其陽夫汗者心之液亡陽則心神浮越而方寸無主故不待煩躁而驟得驚狂起臥不安之證急候乘虛實爲假

去芍藥起原因及傷寒處湯主亡陽皆分入寒家來附芍藥蠣味歛營伏去之

三百十七

火逆下之條照前湯驚逆樸故去漆哉、

象救之之法、唯以安鎮心神斂浮越為主、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雖有火邪、亦不暇顧芍藥稍涉微寒、且去之、何大青龍之足試也、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火逆下之、裏氣虛矣、不治其虛、更加燒鍼、自至亡陽而見煩躁、證如前條之驚狂起臥不安者、熱勢之緩急有殊、故前方之加減稍異、總不容煩躁之以假亂真也、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讝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前二條之誤誤在追虛追虛者原無熱證故也追虛且能致煩躁何況陽邪原帶風溫證而誤加火劫則逐實之禍為煩為躁更有不易救者有如太陽病中風此營弱衛強邪風證也以火劫發汗邪風無從出反得火勢熏蒸沸騰其營衛氣血流溢

不復循其經常矣何以見之風陽也火亦陽也兩陽相熏灼而身發黃熱勢之瀰漫可知矣不特此也風熱搏於經爲陽盛陽熱逼血上壅則欲衂風熱搏於內爲陰虛陰津被火則小便欲利而不得利火邪兩無出路陰困竭矣而邪陽盛者正陽亦虛由是而風熱耗其血氣身體失營則枯燥由是而風熱炎上搏陽而因於陰則頭汗出劑頸而還由是而風熱內鬱則腹滿微喘由是而風熱上熏則口乾咽爛由是而風熱耗其津液或不大便久則胃中燥熱必發譫語甚者至噦至於四肢者諸

此處之察渴紅上來也

三百十九

陽之本陽虛則四肢實實則手足躁擾且至捻衣摸床以上諸證莫非邪火逆亂真陰立亡之象推求其原一皆血氣流溢失其常度至於如此邪風被火熱之害可勝言哉此際欲治風而火勢沸騰欲治火而風勢壅遏何從治之唯利小便一法如猪苓湯類可以導濕滋乾清熱潤燥使小便得利則丙火得泄而太陽之邪風亦從膀胱爲去路尚可治也倘利之而不利火無從出危矣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

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硬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又如太陽病二日邪方在表不當發躁而反躁者熱氣行於裏為病溫之類也反熨其背以取汗助陽奪陰陰液外亡遂大汗出邪未外解而火熱已入胃矣汗既外越火復內攻胃汁乾燥是為胃中水竭水竭則必躁煩躁煩則必譫語皆火熱入胃火無水制之故也十餘日則正氣漸復忽焉振慄者邪正爭也自下利者正勝而邪不能容火勢從

大腸下奪也。火邪勢微，津液得復，此爲欲解之兆。然而不能解者，則有故。以從前所發之汗，從背得之，而腰以下不得汗。今邪雖下走，從以陽關爲盛，躁煩讝語之證雖解，而腰以下之證轉增，故小便不得者，腸邪閉拒陰氣，津液不得下通也。反嘔者，濁氣從下攻上也。欲失溲者，熱氣下流，邪欲從前陰出而不得出也。足下惡風者，腰以下不得汗，風邪鬱於下部也。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者，以前之下利，爲火勢急奔，火勢衰微而凝閉於下焦，津液不得下通，非偏滲於小腸者比也。以上諸證

穀氣下流照者服已下不得汗言前此上下氣成四經大便一通上氣從下降而下氣從上升矣前頭卓厥痛而足心熱穀折而決氣下降氣亂於廻旋氣上升氣勝下決也、前係小便難頭汗出是嘔

莫升陽强發厥盡虛其下之象推求其原一皆火熱入胃胃中水竭至於如此反熨其背大汗出之害可勝言哉此時欲治風而風巳上解欲治火而火無出路何從治之惟通大便一法可以捜風導熱徹邪去燥潤之導之一不已而再再不已而三及多大便已然後下陷之陽邪復上升而散頭卓然而痛火鬱之陽氣得下徹而通其人足心必熱以邪氣遊穀氣而出無復纏擾故曰穀氣下流也今上條觀之上條病源在血氣流溢失其常度邪尚在經故以利小便治之此條病源在火熱入胃

入胃大便硬
是關目、

二百
二十

脈浮自汗出
誤用桂枝

胃中水竭。邪已入府。故以通大便去之。從來未經
指出。必欲待小便自利。大便自多。豈有邪火熾盛
之時。而能使小便自利。大便自多也哉。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
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
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温者。
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讝語
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
主之。

火逆能致煩躁。推之吐汗下。可類及矣。傷寒脈浮

而頭項不痛知陽神自歛於上部心煩脚攣急知陰邪更凝於下焦陽虛陰盛而裡氣上逆故行心煩躁與陽攻及表汗之誤止此劑汗出又煩亂何曰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可見陰證不必動直中也治之一誤矣兩中于治出於誤與重誤汗而用及

自汗出。小便數。陽虛。可知。縱有心煩之假熱。而有微惡寒。脚攣急之真寒。以證之。卽此時而溫經散寒。當不嫌其暴也。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非誤而何。夫陽根表陽而出。陰氣躁現。亥得之便厥者。真寒也。咽中乾煩躁者。陽浮而津竭。假熱也。吐逆者陰盛而上拒也。緣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桂枝之誤如此。其趨大青龍之再誤乎。作甘草乾薑湯散寒溫裏。以回其陽。陽回則厥自愈。足自溫。其有脚未伸者。陰氣未行下也。更作芍藥甘草湯從陽引至陰。而脚伸。其譫語者。緣胃中不和而液燥。非胃

麻黃湯證也、非證風而致證之氣不同則救逆之法亦不同故三治外更有四逆湯二方之添。二二一



中實熱者此條以調胃承氣湯少少與和之。若重此復有發汗燒針等誤者。則亡陽之勢已成而陰邪將犯上無等。直以四逆湯救之而已。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溫、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

此證之湯明
問答得之自
汗出小便數

脛乃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讝語故知其病可愈

此條即上條註脚借問答以申明其義也證象陽旦句應前條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一段按法治之句應前條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一段而增劇至拘急而讝語句應前條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一段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脛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句應前條巳用甘草湯并調胃承氣湯一段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

上焦[illegible]不行逆而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分[illegible]甚以化氣也故陽明而結未[illegible]不動[illegible]從胃[illegible]例[illegible]其[illegible]一[illegible]陽[illegible]以[illegible]乾[illegible]果而[illegible]法之[illegible]出其中芍藥甘草湯[illegible]甚[illegible][illegible]繼乾[illegible]湯[illegible][illegible]氣入于[illegible]也

出附子溫經回陽故也數句發明以補出前證病源及用桂枝之誤見證象桂枝而實非桂枝證將成亡陽雖附子可加於本湯奈何於本湯加黃芩乎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申叙前證以著亡陽之實更飲甘草湯夜半陽氣回兩足當溫重應前條甘草乾薑湯一段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重應前條芍藥甘草湯一段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譫語重應前條調胃承氣湯一段故知其病可愈亦非泛結見其愈也由於救之得法前一為煩躁譫語等證所感而火

經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瀉刺風池風府然後乃却與桂枝湯從衍也

青龍之見不無交互於胸中欲其病之愈也得乎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誤用桂枝遂生煩躁以非桂枝證耳果屬桂枝證桂枝何嘗不可救煩躁也如得太陽病自宜桂枝湯治矣乃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此煩非關藥閉其熱以其人原有宿風所謂風家是也今新風入而與之合徒用桂枝湯不唯不能祛出新風而所伏宿風反因辛熱之藥而擾動故煩耳顧新風

可見服藥尤須制之以法

[illegible]

止中於肌而宿風必藉其穴先刺風池風府拔出宿風使新風無所合却與桂枝湯解其肌則愈矣但風家表解不能如平人所從輕了了也以宿風巢穴雖搗餘邪不無散漫必待經傳再過谿谷充盈營衛周密乃得散漫汗絡不了了之故屬舊風而非新風故不更用桂枝湯也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反惡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況汗後煩熱有虛實之分而虛實又有表裏之分故不特汗後成虛其腑熱證不同於青龍白虎即

寒者表解裏未和也故曰和胃氣同一汗後而虛實不同者訓溫其人之別氣素寒素熱而氣殊之時也可見治病須及其人之本氣爲主

二百二四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不惡寒反惡熱以其熱入裏故於青龍白虎外專

汗後成實其躁熱證亦不同於青龍白虎也如發汗後惡寒人皆知爲虛之故主以前篇芍藥甘草附子湯不必言矣至若汗後不惡寒反惡熱其人大便必實由發汗後亡津液所故邪不在營衛而在胃矣法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從陽明治例毋論不惡寒之證較之青龍有表裏之分即反惡熱之證較之白虎又有經府之別此不可不辨也

主調胃承氣然人裏之熱又有中上焦之分不可不辨如太陽病吐之以當惡寒之太陽而不惡寒或曰表已解也何至煩而不欲近衣是其人反惡熱矣不惡寒反惡熱與上條胃實證頗相似然而彼得之汗後中焦之津液亡熱在胃府也此則得之吐後上焦之津液傷煩在膈內也煩在膈內白虎既幾近之然而猶須相及津液謂之復之謂胃承氣益非所宜而大青龍益非所宜矣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

煩熱二字互言煩在內熱在外也或發汗吐下後津液已亡何湯可用也以香豉為主不在出物火躁乎胸索其病焦也凡氣病有氣于胸中者皆以為之可謂獲漫然為之耳

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自此而推及胸膈之病凡有煩躁等證於諸法外另議治矣發汗若吐若下或胸中窒或虛煩不得眠或反覆顛倒心中懊憹皆屬三焦無形之火壅遏在上心虛被火無液以安是以擾亂不寧也蓋非汗不出之煩躁大青龍無所用諸法亦無所用也梔子豉湯主之梔子氣味輕越合以香豉能化濁為清但使涌去客邪氣升則液化而鬱悶得舒矣若少氣者熱傷氣也加甘以補之若嘔者熱搏

後不得布逆
有與病并逆
吐去其火氣
津液自回也



人身只此陰
陽二氣陽氣
主於陰氣皆
化而為津與
血陽者不足
陰氣育化而
為火津血俱
故也枯則俱
火故五藏俱
虛有邪火俱
熾若逆其火
[illegible]

而氣逆也。加辛以散之。或補或散。皆是安回津液之助。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可見溫針汗吐下後之煩躁。與未溫針汗吐下後之煩躁。主治迥然不同。況有發汗下後。病仍不解而煩躁者。此時既有未解之外寒。復有內熱之煩躁。大青龍之證。備具矣。不為所誤者幾何。不知得之汗下後。則陽虛為陰所凌。故外亡而作煩躁。必須溫補兼施。茯苓四逆湯主之。為得法。蓋虛不回則陽不復。故加人參於四逆湯中。而只以茯苓一

血液得濟血絡始扶陽退陰

二百二七

此條證皆本於所生之寒熱無關于表故有二有字

胸中熱腹中有寒邪氣未

味泄熱除煩、此證溫而不補、且恐無濟於事、向敢從未解之外證起見哉、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從前諸條、析皆寒熱互有之證、只因寒熱交錯、一經誤治、而陰盛陽虛、真寒變出假熱、致令措手難於措手、然而真中有假、即防假中有真、如病屬傷寒、表間不必有熱也、而熱反在胸中、熱在胸中、不問而知有煩躁、煩悶之證、可知胃中反有邪氣、以寒邪被格在下故也、此證寒熱俱有、而熱非假熱、

第猶有表裏並前中為陽之裡分裏中為治之表分、兩邪各見、故本方之用寒者從太陽以疏上也本方之用溫從太陰以治下也桂枝人參湯之領表為發法、人身是中須識有陰陽中須更有陰陽中有陽則陰治陽中有陰則陽治若三陰病先下

寒非假寒、似於大青龍湯證雖異、而較之大青龍湯之寒熱、已向近裏一層、故其證不復見之表裏際、而只見之上下際、腹中痛者陰不得上、而寒乃獨治於下也、欲嘔吐者陽不得下、而熱乃獨治於上也、較之大青龍之寒熱、彼為表裏相持、此為上下相格、則治法雖亦寒熱並施、而辛寒易以苦寒、辛熱加以苦熱、不同矣、況用人參半夏以補宜中氣、升降陰陽、比大青龍湯中之杏仁、純降無補者迥別、蓋彼則表裏俱實、此則虛實相兼、自此條而互及諸瀉心湯、皆其法也

陰三日未至而二入治于上而氣行至頭首在胃氣不為之交也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脉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同一寒熱互見之病而寒熱交錯中不特有表裏之分而表裏又有淺深之分表裏淺深之間又有高下之分則自此而度之安見三陰之與三陽不亦有寒熱之交錯者乎如傷寒者太陽病也而腹滿譫語則太陰陽明病也寸口脉浮而緊則仍是太陽傷寒之脉也浮緊只見於寸口又非絕是太陽傷寒之脉也陰陽互淆如此此寒熱自爾交錯其病從何斷之證在中焦只從中焦斷之此肝乘脾

譫語多屬胃實此曰肝乘脾則譫語矣虛字從浮緊脈得之

二百二九

也。脾虛故作腹滿。脾虛則邪愈旺。故作譫語。名曰縱者。以邪從所不勝來也。夫以厥陰之邪。移之太陰。而却見於太陽病中。從前寒熱之法。俱無可施。宜從中治可也。刺期門以瀉肝木之實。木不盈而脾不虛。交錯之邪自解。責虛取實。寒熱俱可不治。此又一法也。

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不特此也。寒熱之邪。三陰既可與三陽交錯。又安見足經不可與手經交錯乎。如傷寒者。太陽病也。

飲水不消。故渴不消者。以有營亡惡發熱也。

而發熱嗇嗇惡寒。雖是太陽表證。然而肺主皮毛。邪在手太陰。亦有此也。肺受熱邪。故大渴欲飲水。膀胱有寒。而無熱。則水入而氣不化。膀胱之氣不化。病必累及中焦之脾。其腹乃滿。病源不在脾。故待自汗出。小便利。水氣上下分消。而變錯之邪隨水出。其病欲解矣。名曰橫者。以邪從所不勝來也。肝邪乘肺。故皮毛受鬱而生寒熱。木盛則火旺而金被火乘。故大渴欲飲水。夫以足厥陰之邪。移之手太陰而受累者。足太陰脾也。却亦見於太陽病中。從前寒熱之法。益無可用。只從中治刺期門。以

瀉肝木之實則脾不虛脾不虛則勝得所資而錯雜之邪自解藥標取本寒熱俱可不治此又一法也即此二法推之病氣方當清亂而詳涉危疑只以實脾為主否則瀉肝瀉肝以去其賊實脾乃有力也如此二證賊土侮金皆由木盛卒不用小柴胡例治之以黃芩妨脾不免開門揖盜不若刺法邪去而脾無傷也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與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所謂不可反對待相同陰氣濕物也物表則不致致不可反側也

寒與熱莫非太陽中必有之證而煩難錯綜如此
所以然者以兩邪相併故也則凡屬兩邪相併為
病者俱不可不另立治法矣請以風濕論傷寒至
八九日邪當漸解不解者邪必入裏既不解又不
入裏必有所夾之邪來之也風為陽邪濕為陰邪
兩邪合聚結而不散濕持其風則風不能純行其
表令而自無頭痛發熱之表證風持其濕則濕不
能純行其裏令而自無渴熱逆嘔之裏證兩邪攣
滯只是浸淫周身流入關節而為煩疼重著之證
而已及診其脈風因見浮而有濕濇不能盡浮濁

大便難小便利者風濕外來而津液不能內行也其桂枝加白术引津液還入胃小則風濕所搏而若不解參看本條解家之法與總治以之濕液亦以之

固見虛而有風鼓不能盡虛所邪結滯常舒暢者不能舒暢當流利者不能流利浮虛而澁所由來也治用桂枝湯散風濕之在經而加附子疾驅經絡分瀉而迅掃之也若大便鞕小便自利者濕雖盛而津液自虛前方去桂枝加白术湯主之前方和衛以溫經使風散而濕自無所持後方益土以燥濕使濕去而風無所戀各有標本故主治不同也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

已上二條。錄云風濕相搏。其證各有一類宜分別。即三氣合成痹之證也。

邪留于筋骨之間。寒濕筋骨疼痛。

附子湯主之。

前條之主治。視風濕所勝者。以分標本。若風濕相搏。爲在兩停者。又不可不定所增減也。即如前證而見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者。此風濕之邪。注經絡。流關節。兩邪既經使然也。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者。風傷衛也。小便不利。身微腫者。濕著內也。兩邪各無所勝。亦各無所負。祛風勝濕。平治可也。甘草附子湯主之。即前去桂枝加白术湯。白术仍加桂枝。不去。單去芍藥之酸收。使邪無閉斂。而中外分消矣。然而三方俱加附子者。

寒濕字對上條風濕字行於表行於裏邪互結之間其在裡皆間上係裡相字一接着被發汗繼發下之證不可

黃八

以風傷衛而表陽已虛加寒濕而裏陰更勝凡所見證皆陽氣不充故經絡關節得着濕而衛陽愈虛耳

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

前條風濕相搏雖與風濕寒溫不同然亦陽邪與陰邪合併為病也陽邪既可與陰邪合併為病則陰邪獨不可與陰邪合併為病乎陰邪與陰邪合併為病寒濕此其類也如傷寒病係陰邪發汗已陰寒宜解矣即不解亦不當見身目發黃之疾所

以然者以其人素有濕邪在裏表寒雖經發汗而其爲陰濕所持者終在裏而無從解散也發汗後之寒久當變熱雖有熱邪不可下也以爲寒濕鬱蒸之熱非實熱也仍當於寒濕中責其或淺或深而治之可也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

所謂寒濕中求之者何也緣風爲陽邪陽主發揚雖與濕合而無瘀無瘀則陽散而反變爲寒寒爲陰邪陰主沉著既與濕合而遂瘀既瘀則濕蒸而反變爲熱凡傷寒瘀熱在裏者由濕蒸而來故身

成注若小便不利腹微滿者熱氣在于外而津液不得下行也

必發黃此之瘀熱未深只從表一邊開其鬱滯而散熱除濕佐以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是其主也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所謂寒濕中求之者又何也前證以瘀熱尚在表半邊而未深故所治如此若傷寒七八日瘀極矣極則寒與濕俱從熱化身黃如橘子色視濕病之熏黃明與晦有異矣小便不利腹微滿視寒病之大便自利體煩痛者通與閉有異矣此之瘀熱已

此證同屬濕熱而寒熱中有淺深

深只從裏一邊開結導熱而利便畢濕遂以建功

茵陳蒿湯主之可也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栢皮湯主之

所謂寒濕中求之者更何也傷寒而見身黃雖已濕蒸於裏而外證發熱依然寒居於表裏淺表深之間前二法俱無所用只從中治清解調和預去其瘀熱之漸使二邪不能相合而裏外分消寒與濕俱可付之不治此又一法也故栽梔子栢皮湯主之風濕中有陽邪而證則無熱寒濕中純陰邪而證則無寒寒極能生熱則知熱極自能生寒

如厥陰篇中。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等條。是也。世人見寒治寒。見熱治熱。須於此等處叅求。而心靈手敏。當下應無荊棘矣。